

茄山河

动作浪看出老上海

文 / 任向阳

老上海就是1992年前头个上海居民,因为掰后头到上海定居个伙叫做新上海人。

有个新上海人讲起上海闲话跟本地人一式一样,听口音已经勿一定分得清爽。葛末现在有种办法,假使要问老上海请教啥个事体,勿听声音也可以看得出眼门前个人是勿是老上海。

早浪七八点钟,买好油条用一根筷子串了走个,是老上海——因为上海人早浪欢喜吃大饼油条,老早仔玩没塑料袋纸头袋,就

拨依一张薄纸头,手捏上去忒烫,垫篮头里太短,有人就想出办法,用一根筷子串油条,既勿烫手,又勿齁齁,后来大家觉着掰个办法简单实用,就“行”开来了。现在马路浪车子多灰尘大,卖放心油条个店主侬用袋袋装了,用筷子串个人难板【很少】碰得着了。

下半日三点多钟,拉内环线外头个超市大门口边角摆地摊卖水绿小菜【蔬菜】,全部小菜加起来顶多十来斤,而且拨依个马夹袋侬是用过个,是本地农民——因为伊拉年纪纪是五六十了,种了一辈子田,欢喜每日动动身手,自

留地已经玩没几分田了,种得少,告老【所以】拿出来卖个也少,拿了少,城管过来要跑也省轻。用过个马夹袋只要是清爽个,仍旧脱依装小菜。不过伊拉绝对勿会种反季节蔬菜个。

医院病房里向,家属拎仔大口保温杯来送饭个,是老上海——因为老早仔多数人家屋里玩没冰箱,保温杯摆棒冰雪糕勿会烊脱,带热饭热菜勿会冷脱,交关人侬会得买一只派用场。上海保温瓶厂做个物事质量好,直到现在还蛮好用。后来厂里勿做了,外地搬到上海来个人,是玩没这种家生【用品】个。

拉点心店里拣“单档”或者“双档”买了吃是个老上海——因为面筋百叶包粉丝汤是上海个特色小吃,一只面筋一只百叶包叫单档,两只面筋两只百叶包叫双档,上海人一直掰能叫,点心牌子浪也一直掰能写个。后来有个店写面筋百叶包汤了。单档、双档是啥,勿是老上海勿晓得个。

城市发展了,老上海个生活习惯也慢慢叫垃圾起变化,不过,老习惯里向也包含了上海人个勤谨、精明、简约,说明伊拉会得过得日脚。

远开一点

隔壁头婶妈

文 / 彭瑞高

听老辈讲,称呼不恭敬,引起误会也有,结怨记仇的也有,甚至惹人发作、对骂对打的也有。所以对称呼,上海人很讲究。有些上海人从小不敢叫人,就是怕叫错。最可靠的,是随大人叫。大人说“叫阿姨”,你就叫阿姨;大人说“叫舅公”,你就叫舅公。其中复杂的人际纠葛、缠不清的辈分关系,有大人把关,就保险多了。

这是说的“当面称呼”。而“第三者称呼”,内容要丰富得多。我的感觉,上海人对第三者的称呼,特色是“三多”:随住家地点的多,随职业的多,随长相的多。

随地点的称呼,从小听得最多的是“隔壁头婶妈”。此外还有“亭子间嫂嫂”、“弄堂口爷叔”、“汽车间阿哥”……这是具体的“小地点”;范围大一点的,有“浦东爷叔”、“浦西舅妈”、“松江阿姐”;至于“昆明表哥”、“新疆姑妈”、“武汉爹爹”,范围就愈大了。

随职业的称呼也很普遍,如“烟纸店公公”、“老虎灶伯伯”、“铜匠摊阿三”、“剪刀店老二”……这些称呼,其实也说了地点,不过连带把职业也交代了,是一种智慧而经济的叫法。在郊区小镇,我还听见很多这样的称呼:“剃头阿王”、“打铁小张”、“箍桶老李”……意思一样的。

老辈里的人,还会带着恭敬,小心翼翼地用一个称呼——“先生”。如“楼上李先生”、“东街张先生”。这是一个重要的称呼。这里的“先生”,有时专指两种职业,一是教师,二是医生(尤其中医)。这种恭敬,是对文化的恭敬,值得一提。

随长相的称呼,叫起来要谨慎了。有些长得好的,可以随口叫,譬如“卷头发阿四”、“白面孔小张”、“大眼睛老师”,叫了他也不生气;中性的,叫起来问题也不大,如“长脚阿三”、“大块头老张”,但要看他心境;而有些称呼,跟人的疾病、残障连在一道,不恭敬、不礼貌,晓得了也不叫,最好。



沪上老照片

早期农民工进上海

水泥路面,道路浪交通标志线勿清勿爽,车辆拥挤一眼眼勿用担心,商店装潢也是简

简单单;再看看掰队农民工,当时到城市打工,行李搬运居然使用掰种工具——迭个是1985年个南京路,看上去真是够老。但变化同时也辣酝酿进行中,推仔独轮车向前行进行个外来民工,伊拉代表个正是推动上海发展个勿可或缺个生力军。种楠 摄 林庸 文

老里八早

老底仔个给水站

文 / 顾顺麟

虽然讲,上海辣拉中国算是最早用上自来水个,十九世纪末,英国人就造了杨树浦水厂。但伊个辰光主要是拨租界里享用,还有石库门弄堂,每幢房子倒也有只“水龙头”。一般老上海,就玩没掰个福气了,再讲外乡人个棚户区就更加勿要谈了。棚户区有成千上百家人家轧辣一道个,也有零星搭辣租界夹缝里个。掰种地方就统统玩没自来水了。

后来政府跟租界当局辣拉外乡人集中个地方造了点公用水龙头,就叫“给水站”。上海最早个“给水站”有一百多年历史,直到1999年刚刚摘脱辣末一块“给水站”牌子。

我小辰光住辣麦琪里,辣拉

乌鲁木齐路朝南一百米,右边上街沿浪向,就有一只“给水站”。因为沿街洋房后面有勿少本地人个老宅。我读书天天要从伊面经过。四平方米左右一块水门汀,四周有一圈阴沟,靠里向当中竖了两只水龙头,有一米半高,下头有一条长长个水槽。水门汀一日到夜湿嗒嗒,勿论我是去读书还是回屋里,掰搭总归有交关人,挑水个队伍排了老老老,围牢水门汀有淘米、汰菜,汰衣裳、汰被单个,外加还有凑牢仔阴沟洞洒马桶、汰夜壶个。尤其到热天介,闹猛得勿得了,勿仅用水个人多,还有不少光屁股小人索

性直接辣拉龙头下面沐浴,还嘻嘻哈哈,水溅得一天世界。水门汀个边浪向有只木头个亭子,是管理员个,因为长久勿刷油漆,整只亭子黑黝黝,刚刚够一个人勉强坐坐。亭子个板墙上有一块白底蓝字个搪瓷牌子,上头有“给水站”三个字,好像还有编号啥个。管理员负责卖、收“水筹”。一根筹子一桶水,桶好像勿分大小,你拎得动、挑得起就拉到。伊个辰光水邪气便宜,对就地汰物事个统统毛估估收点筹子。各种各样个水桶,木头个、铅皮个、铁皮个、用火油箱改个;各种各样个扁担,竹头个、木棍个;

一人挑个、两人抬个;各种各样个人,老个、少个、男个、女个,最多肯定是半老勿小个阿姨妈妈,伊拉辣拉一道根本勿在乎等候,有讲勿光张家李家个笑话,掰个是伊拉一日里顶顶难得个“外交”辰光。我走过时,老是喜欢朝掰搭张望,曾经想过啥辰光也来凑凑热闹。后来我已经记勿得到底掰只“给水站”是啥辰光“下岗”个,是“文革”期间,还是我下乡以后。现在想起来,“给水站”勿失为上海掰个大城市伊个时代个一道景观,一幅生动个风俗画。可惜,现在个小青年是看勿到,还很难想像得出来了。

大家有勿发觉,春节里垃圾短信、电讯几乎玩没。查了手机记录,从节前十来天到节后半个月将近一个月个辰光里是太平世界。原因很简单,所有出头花群发垃圾短信个朋友、所有出噱头钩依上钩个骗子精也是人,也要回乡去过新年。谢天谢地,伊拉总算也会放假。伊拉太平,大家也太平。让大家过上了一个清静个新年。阿拉小辰光学习到列宁导师个一句名言:“阶级敌人是不会睡觉的。”春节一过,坏人、坏蛋养足了精神又上岗了。大家也要做足准备,警惕加警觉。有备无患。上海闲话形容行骗个人为阿诈里。老底仔个阿诈里多半是显身个。现在高科技了,骗子们隐身了。只闻其声,勿见其人。伊

闲话闲画

七搞八搞、七葺八素

文图 / 阿仁



拉个本事实在大,勿断推出新个花头来考验依个识别能力。总归还是有人会上当受骗个。只要依还存有一点塌便宜个私心,或者天真烂

发声,关机。陌生电话进来,无论伊再七讲八讲、七曲八绕、七搞八搞,我个办法是也来自相七讲八讲、七曲八绕、七搞八搞,要弄得对方七葺八素。也来搞七廿三,捣搞百页结。让骗子吃勿消,让骗子先挂断,让骗投降。掰样个胜利法使依很解气。当然,前提是依很有辰光,也勿计较三钿两钿个电话费。

七搞八搞,乱搞乱缠个意思。七葺八素,上海人以此形容头昏脑涨、稀里糊涂。上海闲话里以七与八搭配有交关个形容词。七讲八讲,乱说一通。七曲八绕,弯弯绕绕。七张八嘴,人多言杂。七手八脚,人多手杂。七歪八牵,勿正勿齐。七高八低,勿平勿坦。七拆八裂,或勿平整或勿团结。七颠八倒,

玩没条理;勿求齐整。七老八十,年龄高、人亦老。七停八当,安排妥善。上海闲话还是够丰富多彩个。新上海人要听懂会讲上海闲话,玩没走进上海人个生活是通勿过上海闲话托福个。有点难度个。

上海闲话现在是解放了。上海滩上个公交车有交关线路已经用上海闲话来通报站名了。车子上讲个上海闲话可以算是上海人讲个“官话”,与平常老百姓讲个还不一样。像七歪八牵、七拆八裂掰样子个上海闲话只有辣马路浪、弄堂里、小菜场上才听得得到。上海个小囡、小小囡因为早几年辣学堂里勿允许讲上海闲话,听讲上海闲话个能力也有明显下降了。大家来补课。乡音难得。家乡闲话也听勿懂、讲勿来,坍台。